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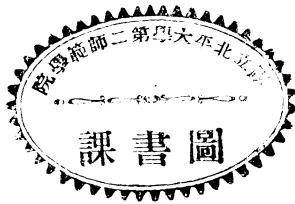
墳的供狀

一九二八年十二月付排
一九二九年一月出版

墳的供狀

顧仲起 著

PLAN · UR 作封面



上海遠東圖書公司印行

墳的供狀

詩序

朋友們！我是徘徊在荒塚之旁，
這裏便是我在塚上的呻吟與歌唱。

我既沒……我也不去希望，

我落伍在沉淪的歧路，

我是新時代的叛徒！

我是一葉病舟，飄泊在海洋之上，
在海洋上呀！——

我看見了紅色的火光，
和奔流的熱血在響。

我對着火光也曾去悵望，
我對着血響也曾去歡暢，
可是我是落伍在沉淪的岐路，
我是新時代的叛徒，
我終於回到我荒涼的塚上。

朋友們！ 我是徘徊在荒塚之旁，
這裏便是我在塚上的呻吟與歌唱。

墳的供狀

上

在生活中擱動着我生命之影

離開了我的妻

—

似乎，我近來的生活，是很值得一記的。我的生活，自去年走出了牢獄以後，我的生活，便時常在搖動不安定的恐慌狀態之中；而常有牠的變化。失業，流浪，幻想，苦悶，這樣的憧憬，點綴了我生活的幕片。假使，事實上允許我，我的頭腦允許我，能將這些寫了下來，我們便可以知道現時代裏小資產階級的青年們，一種逃避，矛盾的心理狀態，很足以代表

一般的供狀的。但是，頹廢與墮落，神經的衰弱，可憐得很，我不但沒有記載我這複雜的生活的可能，而且，歌可泣，可羞可笑的幾頁，已隨着我這蕩浪的幻思，遺失在那渺茫荒蕪之境了。可是到了今天，似乎我有了一些興奮的資料，也似乎，我有了一點勇氣和自信，而要拿起筆來記載我的『生活』。這，却有一個比較不尋常的原因；就是說：現在的我，生活上有了一個可慶欣的轉變，在八月十一的那一天——哦！歌可舞的八月十一的那一天啊——我的老婆從廣東來到了上海，自此以後，雖然我是依然在失望，幻想，頹廢的塵影之中，過着我灰色的生活；雖我是依然在搖動，不安定的到墓塚行去的途上，徘徊而悵惘；可是現在的我，究竟不是從前的我——孑孓影單，孤然默然——而是行影雙雙，變成一個有老婆的人了！記得，在我老婆未來上海以前，我在霞飛路，法國公園，每在夕陽西下之際，便看見少婦，美女，挽着她們的同伴，依着她們的情人，蹲躡在夕陽反照的綠色蔭裏，我便有遐思，幻想，而胸頭充塞着可憐，惆悵，空虛的悲意；同時，覺得，一個一個挽着情人的人，是非常光榮，值得我們慶欣的。現在，窮漢的我，據然也有了一個情人，這種快感，這種欣

慰，這種挽着手在馬路上徘徊彳亍的滋味，也許是一班沒有老婆的朋友們總不能想像得到的吧？自那時起，我覺得我已展開了我的弱生活，我已走上了另一條灰色的大道，而開始來寫着我生活的供狀。

在這樣的時代，在這樣暴風雨將要狂奔而來的時代，紅色的太陽將要顯照在風雨過後新宇宙的這時代，而我這樣可羞的青年，依然沉醉在新時代前夜的夢裏，挽着的我，情人，倒在我的荒涼的墓塚之上，留戀着夕晚灰暗色的殘景，唱着我時代以前的腔調；雖然，在這裏，我在苦笑，我在哭泣，而且盈藉着我生命的靈花，血液的細流，清淡的傷痕，殘留的夢影。然而，朋友們，我是一個落伍頹廢快要死在墓塚上的青年。朋友們！請訴我！請訴我！朋友們！我在這裏對你們供狀。

一個被現代社會制度的支配，掙取，以至不能生活，變成了一個人類的零餘的，而這零餘者，他恢然不放棄他幻想的夢影，受着布爾喬亞生活的引誘，這，可以說，是一個失去了意識的動物。誠然，也許我是一個僅有知覺而無意識的動物而已。帝國主義者的經濟侵略，豪紳資產階級的壓迫，我却忘却了我是一個破落的小資產階級，幻想，幻想，終日的幻想！在洋樓中倒在愛人的懷裏，在馬路在挽着愛人的手臂中，我忘却了這是一個什麼時代，我忘却了我是一個有靈魂的人！爲着了生活，便寫着情愛的小說，賣幾文錢來過着夢影的幻境。這樣，一天又一天，已經到了舊的的中秋佳節。爲了佳節，我穿上了我的秋大衣，代愛人披上了粉紅色的圍巾，便走到了法園的湖旁。皎皎的月光照在湖上，湖中的碧波蕩漾，湖畔的樹影恍恍，她是依在我的懷裏。我感着了人生的幽秘，我憶起了生命的波

跡，我悵然，惘然，便坐在月光顯映的柳陰之下。唉！時光如流，又到了民國十七年的中秋佳節。記得，去年無今日的晚夕，那時我正從黨化牢獄中走了出來，爲了某要人的保護，我便暫居在南京的玄武湖畔。爲了初出牢獄，爲了留戀於中秋夜月，便僱了一葉扁舟，搖曳在湖心裏。同舟者，是幾個一同被囚而新從牢獄中出來的難人，是佩女士，是敏女士，是黃某，我們都是負了時代的使命，是現代人類的零餘者，是茫茫夜莽原中的旅客。在掙扎，在抗鬥，在前進。雖然有皎潔的月，璀璨的星，琉璃的碧空，清輝的耀明；雖然有殘荷的搖曳，湖波的微聲，青山的兀立，遠處的胡琴；雖然湖中是一葉扁舟，舟中是幾個亡命的青年，然而，以我幾年來的奔波，流亡，在這夜，又焉能不充塞了悽然的情緒，寂然的調子，流失了的心？佩女士，她父親喪了在北京，母親死了在怪物的罪名的槍下，自己也是借賣身給一個政府的要人，才免去一死，才出了牢獄，才有了今日的湖心夜遊。她那含淚的眼睛，在風裏搖動的絲髮，清白的臉色，冷而顫動的手，使我不會忘記，使我久遠不會忘記！現在，今夜依然是中秋佳節，依然是皎月清明，依然在湖上留戀，可是我已不知佩女士的近狀。佩女士：你的

近况怎樣？現在我是一個有了妻的人了，我僅在中秋之夜，和我的妻在這裏祝你的康健。至於敏女士，她那伶俐的秋波，清爽的淡吐，是我和黃某所沉醉的，不過，在我和黃某離開南京以後，她又成了一個獄者，一直到今夜，我再沒有得到關於她的消息，敏女士：你已出了牢獄嗎？你還在牢獄中過着你淒哀的生活嗎？我希望你已平安的回到了你的故鄉，在故鄉和奴隸們生活着，奮鬥着！黃某在南京和我別後，一直到今年的二月我們才第三次的會到。那時，他還是那樣的健康，果決，充滿了奮鬥的情懷，可是在今年的四月間，他又被豪紳資產階級的摧殘，恢復了他牢獄的生活。哦，我是依然平安地生在人間，逍遙在十里洋蕩之中，過着我可羞的文字生活，對於同一戰線上的力士，對於同甘苦而入獄的朋友，我真有點愧慚，我真流下了我熱烈的淚。這是一個什麼時代？這時代還允許我抱愛人，遊湖畔，償中秋夜月嗎？唉！這真是人類的羞呀！我過去遇了很多的女士，她們都是那樣的熱烈，有勇氣，血濺裂破了血管，在農村間，在工廠裏，而我現在的愛人怎樣？是一個小姐，是一個貴族式的太太，是一個莫明其妙布爾喬亞社會中裝飾，點綴玩具！她簡直什麼也不

知道。我也不知道她含有一種什麼意義而存在今日的世界。在畸形的社會之中，我們這樣的生活下去，不是一個醉夢者便是一個傻漢！醉夢者，傻漢，唉！真是太無意義了！我更奇怪我自己，爲什麼在墓塚的道上，斜陽影裏，度着我灰色的生活？而且還挽着我的愛人！故鄉我是不能歸去，上海使我不能生活，時代在催促着我，試問，假使我是一個有意識的人，我應當去做什麼？時常在報紙上，在火線上看見我們時代的烈士，鮮血深深地塗着紅色，使我的神經便受了一點刺激，但麻木的我也只是一時間的刺激，並不能刺激我走上陣線去戰鬥。可羞，可恥的我，受了時代的煩悶，幻滅，有時却想到了自殺！自殺！這是一個什麼名詞？這不要面孔的東西呀！

法國公園中，月光照映的陰影裏，徘徊着許多的女人，女人，以及一些閑暇階級的動物。於是，我張起了我的眼睛，流了幾點淚跡。

我默然，妻好像也在幻想着往事，和她所想像着的一些什麼，一直坐到了深夜，使我感着了一點的涼意，於是，我偕着妻從法國公園走了回來。妻走着了那樣嫵娜的步調，

撒着小姐的驕態，她緊緊地扭着我的手，我感着我的事是冷的。同時，我懷疑着我的妻，懷疑她是一個有意識的動物，懷疑我和她這種布爾喬亞的生活上的意義。我想只有麻木的人，才度着這樣的生活呢！

便是從這一天開始，我不需要妻的驕笑，妻的擁抱，和關於妻的一切了。

三

自從發現了我和妻的不和諧以後，我很想在生活前程上去找着一條出路，由灰色
的深坑走到光明的花園去。這是我便聯想在三月以前，我原是在負着時代的使命，領導
着奴隸的一羣向着我們的主人作一度的爭鬥；但是屬於布爾喬亞的我，真是慚愧的很，
一面在幻想着我那遠留在廣東的妻，一面在沒有勇氣的再去繼續這一種熱血的生活，
於是背叛了同伴，賣去了火花的生命，逃脫而來上海。自然，在生活上，在愛人的懷裏，我和

三月以前變成了兩個不同步調的人——一是在靶場之前，一是在靶場之後——現在，我又似乎從麻木了的生命之中發現了一點血的奔流，因此，我又想在我的生活中，變換一個方式。

——我仍然要回到火與血的生活程中去。

因為問題還沒有完全解決，但是日內將離開上海到火與血的滄濤中去的事實是，不久將要實現的。搖動不穩的我，浪漫的成性決不是一時感情的幻覺所能限制的，要離開上海，我又留戀於上海。女人，女人，在資本社會中的女人，也是一種商品化的點綴。老實說：我和我的妻，並無其他關係，我們祇是一種商品與金錢的交換關係而已！假使，我們不是一種商品與金錢的交換關係，那我們這種悽哀的不和諧的調子，也不足彈到現在；而且含着眼淚却裝着苦笑的面孔繼續地彈了下去。我們的個性相差很遠，我們的思想相差很遠，她不愛我，我不愛她，但是我們依然是一對夫婦者，却有一種滑稽意味兒的存在。這便是說，我爲了性慾苦悶要找一個暫時發洩的機器，於是我對她便帶着了一副假的

面具，她因爲暫時的生活的維持不能不找一個負擔的人，於是她對我便含着一副含淚苦笑的面孔。假使，她不是爲了生活的寄托問題，那她是已不是我的妻了！所以，簡單的說：我和她祇是金錢與商品的關係。爲了要離開上海，爲了我對於她要盡我暫時的義務，便不能不在我們留戀的上海找出一筆經費，給她維持生活。我原來是寫了幾本小說，可是抽稅的稿費還要等待數月以後。一本新著完的小說稿本，原不願意出賣，想借著作一項算是我的私產，——抽稅！——不過目前的問題不能解決，也只好向書局老板求售了。

做一篇小說還容易，要以小說換取金錢，却是一萬二千分的苦痛；小說不像其他的商品，商品到了顧主的手裏，便可拿到代價，小說則不然，顧主拿去以後，第一要審查，看了有無宣傳的色彩，有無銷路是否合於上海小姐太太們的口吻，最好是性的描寫，張博士的三種水……第二是要等待書局有錢的時候，稿費才可算到……我的一篇拙著，送去也已經四天。我的主觀，覺得這篇東西還能迎合於上海小姐太太的讀者們，因爲是一部性的著作。書局是約定今天正式談判，我似乎很有把握，——今天可以拿到百八十元的

稿費。一個小布爾喬亞的青年，他有一種不要面孔而要虛榮的成性，因為將要拿到稿費，這是值得宣傳的了！我既然將這件故事告訴了我的妻，又將這件故事告訴了我的朋友。光榮哉！我將要拿到稿費也！

欣然的走到了書局，書局老板却繃了一縷面孔，說：

『稿子還沒有看呢，後天，後天好嗎？』

我當然不敢說不好，因為現代社會中金錢勢力能造一種逼人之一空氣也！我只好頹喪了鬼醜的臉，要求着編輯先生『明天。』編輯先生則說『事忙，後天，不然，稿子你拿了去。』據我剛直的個性，實在沒有勇氣來承受這個侮辱，然而爲了金錢我只好向着編輯先生行着鞠躬的禮，退了出來，顫動着聲帶發出可憐的聲音：

『好，後天，後天。』

我簡直變成了一個喪家之狗一樣，便在馬路上東奔西走的亂跑起來。他媽的，一篇篇文章，不如一個女人生殖器之偉大上海的妓女，要先付錢而後性交，一篇著作却先要試

查而後才開談判，嗚呼！在資本社會中，著作家的文章簡直是女生殖器之不若，也在現代社會中，又有一種使小子們欲哭不得，欲笑不能的事實，那便是大文豪，大作家，偶像，的大出風頭！聽說偶像先生之作品，抽稅高出於小子者凡四份一，字數計算恆高出小子者二份一以上。雖然這班偶像已被時代潮流推毀了牠的牆根，爲一班有眼光的青年所不能滿意，可是他們有的是自己的書店，自己的刊物，正如軍閥自己之有地盤一樣，在自己的園地施行其灰色的政策。這班偶像雖然也給人家的咒罵，攻擊，可是老羞成怒的傢伙，或是在那裏語絲，語絲，或是到老七老八那裏去抽鴉片。在現代社會中，還有一點是一個作家的需要，那便是所謂牛皮批評家，以感情的盈藉，拿出批評家的面孔，可以吹幾句牛皮，不管青年們對於這位作家的態度如何，他依然是大吹大擂，你是小資產階級的作品，你是代表布爾喬亞的意識製作，批評家却說你是一個負有時代使命的唯一大作家！因此，這班偶像作家便變成紙上黃金，賣得洛陽紙貴！我們算個什麼東西！

我心中充塞了這樣的牢騷，蹣蹣跚跚的走到了一個朋友的住所。近來我很奇怪，在

這個世界上我已沒有了我所欣慰的人。慈母，朋友，以及妻，都不能使我感着了密切關係的結合。但是，我的這位朋友，簡直是我不安分的靈魂寄托之所，我只要一見了他，便忘却了一切。但我與他並無其他關係，是一個同時代的病者而已。我們是一樣的頹廢，落泊，馬虎虎的向前生活着。我們從沒有計劃着明天去做什麼，我們應當怎樣做。不過，我們有一點，有一點磊落的光明。我們中間是赤裸裸的，從沒有一點虛偽的，黑暗的疤痕。因為這一點，我們便有了一個晶明的結合，而是一對快樂的朋友。我的苦悶，悵鬱，從來沒有什麼地方和什麼人可以伸訴的，可以伸訴的地方也只是我的這位朋友而已。現在，我受了金錢的欺侮，當然只有向他來訴說着一切。說到稿子，金錢，妻，都有相當的同情，而且，我們確是個同病者，他和他的妻也是一樣，自結婚以來，已有二年的歷史，這苦處的二年之中，他和妻的談話至多不過二百句，性交却在百次以內。他和她的關係也只是一層肉的，有時，他的性慾興奮，便借着她的來發洩，而這發洩，雖是一陣狂風暴雨，但他腦中的想像，却不是他同睡在一張榻上的夫人，是一個他所幻想的，單戀的少女！蹂躪的是夫人的肉體，

愛戀的靈魂却是屬之於少女的掌心這，真是所謂苦味的滑稽了！

我們愈談愈有趣，愈談愈有同感，我因為恐怕妻和朋友將要問及一百八十元稿費的事件，如果我說及後天，一定不能使他們不生懷疑，因此，我想逃避他們那副吃人的面孔，便由友人帶了一封信給淒，說我因事到吳淞去了，其實我卻是在朋友的家中住着。我們這一對人類的零餘者，無所依托的青年，我們真想到自殺的問題上去，並且計劃着拿稿費來浪漫一回，然後便執行自殺！不過，我們對於自殺的沒有意義是了解得很清楚的，特以這樣不生不死的生了下去，比自殺還要沒有意義，所以便幻想了。

沉默，沒有希望。血與火的生活又使我們沒有勇氣去承受，所以便于於法界公園之中。

一個在頹廢空氣中生活下去的人，一定會變成一個腦筋簡單者，他將不能想像於一切的問題，腦海中所浮蕩的却遺留着女人的幻影。我于在公園，一切不能遺我以深刻之印像，所能遺留者，亦祇是女人的幻影而已。我不愛我的老婆，是的確的事實，但我並

不是一個不好色的君子，我見了其他的女人，却依然能引起我幻覺的本能。血與火對我雖然有相當的吸引的力，但却不能超過於女人。在「愛情便是人生，青春便是美酒，……」的調子中，我覺得這是布爾喬亞醉生夢死的玩意兒，然而我却並不能擺脫於這些。於是，我也時常的唱道：

「哦哦！你微微顫動的紅脣，

是寄托了我的生命，

你那伶俐的眼睛，

是寄托了我的游魂；

你紅脣吐出流俐的歌聲，

你眼睛射出了璀璨的光明，

歌聲之中呀！

是陶醉了我的生命。

光明的鏡影呀！

是活耀了我的靈魂！

雖然我了解這種歌唱過於肉麻，但我却不能不唱！

在碧波蕩漾的湖旁，在秋竹搖曳的岸上，我前面坐了一位妙齡的女郎，我和那位朋友不覺得有點感懷的想像。我們談到人生的煩惱，時代的苦悶，進而談到文學。這位女郎大概能夠了解於我的談話，似乎對我加以注視。我對於這種注視非常滿意，認為是對我好感，於是我便想着這位妙齡女郎便是我理想中的，未來的愛人。我們在湖畔坐了一個下午，最後我不能不說道：

「難道，我們就如此的辜負了這斜陽照射在湖波之上的秋晚嗎？我覺得這是很可惜的，園中的秋景將要爲了我們的這段故事而流着眼淚的！」

我不能證明這句話是否是感動了她，她是向我嫣然一笑的。我對於她的一笑，却不能不有所報答給她，便說道：

「唉！也許是爲了我們的原故吧，很疲倦的坐在湖邊上，斜陽在射着最後的光芒在對我們悵悵，我們也應當在園中走走才好。」

這句話顯然使那女郎很同意，她披了紅色的圍巾，沿着湖邊走去。她不時的回頭顧我，我只有也走上去了。我對於求愛是素來沒有大勇氣的，我彳亍，躊躇不敢和她同行。我那朋友更如處女一樣，靦靦怕羞，我們這樣很滑稽的在園中走了幾圈，却給公園的管理者看出了破綻，他簡直嚴重地舉起了棒頭大大地加以干涉。

「他們並沒有侮辱我，你是在侮辱他們了！」

那女郎公然這樣的來援助我，公園管理也只說：

「沒有，沒有，我是勸他們的！」

我本來可以剩這個機會詢問女郎一切，而爲我和她相認識的進身之階，可是「做賊心虛，」我已沒有這些智慧和勇氣了！

我只慚然地和我那朋友回到家裏，雖然我是依然留戀於那位女郎。

四

這樣沉悶而滑稽的生活，既然沒有什麼意義，又沒有什麼目的，又是兩天的時光消失在空虛幻滅的海裏。倒在榻上，兩眼瞧在電燈上，這時我却也想起了我的妻。我是苦悶，在轉變的『時代風』旋裏茫然的過着生活，一腔的不平，不快，却推在妻的身上。妻，遠遠的從廣東來，是由我要求而來，是由我欺騙而來，現在，妻是爲我犧牲了她的一切家庭關係來了！不錯，妻無力能，幼稚，但是，妻是可以爲我而擺脫一切的。現在，我不能安慰我的妻，愛我的妻，說妻是現代社會中的玩具。但是，這是『社會』整個的社會構造問題，決不是一個已被我蹂躪在深坑中的妻的錯處呀！在灰黃色的電光之下，在寂寂的樓亭之中，妻一人坐在那裏，她想起了抱着一腔熱望離開家庭而來上海的情節，她想起了近來空落家庭中不快，發怒，而時常以她爲死牢騷對象的丈夫，近來，更沉醉於酒，不常回到家中：

……以及孤獨的一個弱女子，來到舉目無親的異鄉，錢已用完，秋風瑟瑟，而冬衣完全沒有……這時的妻，也許在流眼淚，失望，苦悶的心情，或許是過於我吧？但是，可憐得很，我是一個時代的病者，既不去希望，又沒有希望，妻也只好來做時代病者的配角罷了。

因為我這位可憐的朋友，還有二十元錢，我現在是一個有知覺而無意識的人，一切的問題不能引起我的意識作用，只有錢可以給我以嗎啡針似的一點刺激，有了錢，我便會聯想到酒店，影戲院，以及那些畫眉的女人。從前讀着某作家的作品，見着關於這類頹廢故事的描寫，很不能予以滿意與同情！現在自己成爲他人描寫的主人翁了，不覺自己咬了一咬紫色的嘴唇！拿了朋友的二十元錢，打退了要睡的魔鬼，便到北四川路進影戲院看『神秘女偵探』去。時間才七點十分，還沒有到賣票的時分，聽說靶子路過去有數的外國妓女，數年前郭沫若和郁達夫先生曾去過幾次的。小子已墮落到沉淪沉淪之中去了，在要死的前幾天，也得去光顧光顧外國妓女的風味。這一對時代病的青年，便在這妓館林立的肉窰，走來走去。我眼中不會看見這些妓的眼睛，紅脣，我所見的只是『肉』

而已！更進一層來說：全上海的城市，在我簡單的頭腦中所留的印跡，也不過是一個肉的城市！晚間，綠燈之下，四馬路，大馬路，會樂里，福裕里，舞場中……野鷄，么二，長三，舞星，小姐，太太……這些資本社會的裝飾，真是一個肉的城市呢！

不過，小子不幸得很，既無勇氣和這些外國肉妓講幾句洋話，更不能懂得嫖洋野雞是一套什麼規矩？因此，走了一會兒，也就出來了。哼哼！這裏却有一斷的故事，當我走出了一家日本妓館，却撞見了三四個外國白衣水兵，很遠就嗅着一陣酒氣，他老實不客氣，將我打了一掌。我給外國兵打，這是一生中的第二次，三月以前，我到一個書店去拿稿費，乘電車回來時給那位外國兵打了一掌。我和他理論，又給另外一個兵踢了一腿，而咱們中國巡捕却笑嬉嬉的說：

「醉了酒，不是好惹的，快跑吧。」

我真覺得有點不大好惹，當時雖然也舉起了我的小拳頭，可是覺得他的體格過於壯健了，似乎不怕我一隻小拳頭的力量。而且，這種玩意兒，也不是那個外國兵和我兩個

人的事，似乎是弱小民族與帝國主義的事！我也就紅着面孔，從人叢笑聲之中，坐上電車去了。我回頭看看那些在爲我的故事而取笑的朋友們，他們都是咱們中國的好同胞！

今天，是外國兵——是水兵——給我的第二掌。本來，我硬強的個性，不允許我不反抗，但我想了一想：

——這不是我和那個兵的事，是弱小民族與帝國主義的事——

於是，我也就走了。

我那朋友也說：

『外國兵不好惹，要打倒了一切帝國主義才行呢！』

因此，我又想起了打倒帝國主義了。濟南慘案，……………

我也不想了，更不寫了，我們還是和着我們的革命軍領袖，高喚幾聲：

『中日親善！』

『修改——不平等條約！』

『日本帝國主義萬歲！』

走到了某書店前面，似乎，我臉上流着一點眼淚；似乎，這眼淚不是爲了掌痛而流的。

時間還早得很。雖然打了一掌，我却有點和我的老中國一樣，還在封建灰塵中睡大覺呢，因此，就走向了『上海咖啡。』

轟動一時的『上海咖啡』幾次徘徊門外，不敢上樓。今天也許給那外國兵打出勇氣來了。上了樓。來吃咖啡原是爲了消磨一點時間，好去看影戲，初不知此處亦有少女陪坐也。在少女之前，是應當表示你是一個闊人，這也是一班好青年的常情，小子如我，又焉得不如此乎？所以呢，吃了咖啡，又是牛奶兩杯……。

『今朝子天氣冷得很！』

一個待女，握着我的手，如此的說！

我默看着她面孔上厚層的粉，像一個舊小說書裏的『反臉么麼』一樣，我給她嚇得牛奶也吸不下去了。

給了一元錢，走出了咖啡座，跑到電影場中去。

我近來沒有意的識生活，雖然掙扎在可憐的窮困狀態之中，但影戲院却成了我消磨光陰的處所，如『名義爹爹』、『卜門』、『情奴』、『戰場豔遇』……都曾光顧過。甚且，我一日三回，有進三個影戲場去的時候。而我對一切劇本的概念，都有一個共同的傾向。那當然的，對於咱們中國的影片，太無藝術的價值，和兄弟們寫的小說差不多，當然不願化我可憐的用腦汁換來的錢在這上面！外國影片無論如何，都能含有引吸我注意力的地方。總之，我對於外國的影片，也和時下一切的小說一樣，並不能滿意！這便是外國劇本中所含蓄的意義，使人往資產階級生活層上去幻想的力量過於深刻而滑稽，偵探，暗示……等等的描劃，也不過是使觀眾往資產階級生活層上去幻想的一種點綴而已。如『名義爹爹』描寫一個可憐的窮孤女，受同一階級的窮孩子的欺侮，後以滑稽的風調，寫出窮孤女變成了一個資本家爹爹的女兒，坐着汽車去會她從前欺負她的一些窮小孩。在這裏，一定能得着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的同情，並且深透了資產階級和小資產

階級的幻想。如『卡門』那末，這完全是資產階級的太太們，小姐們，所絕對同情的故事。我順便要說一點我觀劇時的一點特殊印象：那一天，和我同坐的有三位衣服華豔的小姐，當她們看到卡門種種風流故事的時候，她們真有點情不自禁，身體隨風飄飄的狀態。和我鄰近的一個，她簡直以頭側在我的肩上來！假使我再無聊一點，那真是不知會鬧一幕什麼樣兒的滑稽把戲呢。還好，我們只在茫茫的影光之中，握了半點鐘的手兒，而我並不能知道她的芳名是什麼？她呢？當然也不知道我的了！總之：我對於外國劇所代表的意識作用，並不能滿意也。或者，因為外國劇的這種意識作用，所以才能夠引起上海努力買票的現象吧？

現在我來說到我們看的一片得意劇了：這便是『戰場豔遇』。我們如果可以大胆一點說：那末，『戰場豔遇』確是含有一點社會主義的色彩，在我們看過的影片之中，也要以『戰場豔遇』為最得意的了。

『戰場豔遇』是抽寫的兩個兵士的故事。這兩個兵出身和我差不多，一個是小偷



兒，一個是沒有腦筋的偵探。兩人都爲了一個美女，那美女却是爲了哥哥的光榮便來欺騙了這兩個可憐的傢伙。這兩個傢伙在戰場上，行軍中，風雪裏，受盡了軍隊中長官死人的威嚴，和萬分的苦痛。在我的眼光之中，這些還不是戰場豔遇值得我們欣償的地方，精彩的地方當然是『爲了大美國的光榮而去做偵探』以下的故事了。『大美國的光榮，』這真是帝國主義欺騙他國民的一種口吻。這兩個兵既負了偵探的任務，却是滑稽得很，他倆却迷失了方向，走向敵人的營壘中去，喚道：

『天呀！究竟誰是我們的敵人？我們應當幫誰助去打仗？』

這真是統治在新舊軍閥指揮之下，一旦覺悟了『誰是我們的敵人』的漫畫呢！我看到了這裏，我受了很大的感動！中國的兵爺們呀！你們也全喚出一聲『誰是我們的真敵人』的一句話來嗎？我看你們代你們的總座，師長，去擋抱，實有點不同情呢！醒悟過來吧，你們應當知道站在你後面的是你的敵人。

還有更滑稽的故事，在這兩位偵探從砲火中前進的時候，忽然遇見了敵方的一個

偵探，但他們素來是認識的朋友——一個屠夫——他們一見面，便忘却了他們的本職，而說道：

「你不是屠夫嗎？」

——「你不是還少我八元豬肉錢嗎？哼！到現在也不還我！」

這真是諷刺得很利害，在戰場還記得要豬肉錢呢。

在這劇的末了，更是冷酷的態度，對這兩個可憐的兵，下了一個諷刺的批評，是：

「他倆向着那在暗的前途奔馳而去。」

因為談到影戲，我不覺談了這樣的多，現在我要談到今天的『神秘女偵探』了。我常常想外國的偵探影戲，假使我們當着是資產階級，閑暇階級消磨時間的玩具，那我是沒有什麼說的。要是在影劇的本身與事實加以對照，那真是好笑了。一句話，是不通的。如『神秘女偵探』一劇，在一個女子受了盜的詐欺，使偵探疑到這女子身上去，而且還有

很多的證據。因此，這女子便到盜的家中來秘密搜查，却給盜看見，而被捕了。盜即電話告訴偵探說：『我已捕捉了蘭女士。』蘭女士乃乘其不意奪取盜槍，行至外室而自殺。及偵探來，盜走出門外，告訴偵探已自殺的狀況，再回來時，而蘭女士已不見了。——蘭女士的自殺是假的——但是在這裏的事實是不對的！蘭女士僞自殺時，若盜因恐慌而將蘭女士藏起來，或有人不離開蘭女士，則蘭女士又可能擺脫，而給偵探搜查時，不是要洩漏這自殺的秘密嗎？假使我是個蘭女士，如此的做，一定是失敗了！還有名劇『綠林繞楚』……

噢！我也不多說了，總之這種劇祇是玩意兒，增加幻想的材料而已。

劇完時，我也不過笑了一笑，說了一聲：——『我又在世上過了一天，』便回去了。

中

在幻滅的暗沙之中掙扎着夢境

五

今天，是我拿稿費的紀念日，老實說吧，我真有點沒有勇氣走進書店見那老板的面孔。——那老板的面孔是用鈔票糊過了的吧？在書局門外走過幾趟，才走了進去。我的面孔原來是鉄青顏色的，見了那板_レ却不能發紅，——是紫青色呀——不能不笑，說道：

「稿子可以用嗎？」

「還好，不過沒有你以前的東西好，你因為要錢用，便亂塗一頓，大概兩天就寫好了。」

『不會的，不會的，我要改呢。』

老板事很忙，我只好頹然的立在一旁，靜默地等待着老板。約坐了半個鐘頭，老板笑了！我從老板含笑面孔上看見他的眼睛中含着『勢利』的兩個字；他說道：

——真是，你的生活怎麼辦呢？我看你還是到衛戍司令部找個事吧。

——哼！我正在找呢！

好容易，才談到稿費的問題上來，老板說道：

『三元一千字，先拿五十元支票去然後再算。』

『不能，不能，給我一百元的支票吧。』

『支票不是現在的呀！要到九月裏才可領取呢！』

其實我早已和我那住可憐的朋友商量好了，一元一千字也願意出賣，支票的稿費八拆出賣，所以九月期的支票，我也願意結果，我拿了一張百元的支票，便八十元出賣了。有了八十元錢，便鬧到錢的支配問題上來。預定的計劃，是依然的將我這樣灰色的

生活繼續維持下去，依然徘徊於墓塚之上。演着死前的喜劇。所以便走到北四川路去。我和那位朋友走到了北四川路，進了奧迪安的影戲場。却也奇怪，我今天的心境，却有了一重很大的變化，平素雖然苦悶，還以拿到了稿費的今天爲甚。影戲也看不進去，心頭只是充塞了空虛不安定的情緒。這樣的心境，自妻來的一天開始，使時常這樣的掀起波浪來了。今天這種悒悶症又發了。於是我便想起了我的妻，我真是如此的糊塗下去，搬着北四川路來嗎？以一個可憐的女子，遠自廣東而來，受她丈夫的蹂躪，擯棄，終果將如何生活呢？日來，四十元一月的洋房快要滿期了，十五元一月的西餐已欠了帳。過了中秋佳節，天氣一天天的冷了起來，妻只有一件夾衣，將如何才能安置着她呢？是的，我是不愛她，可是就如此的擯棄，她將怎樣？真是要她做妓女嗎？那她也只有去自殺了！……

我想到了這裏，我真不忍使妻如此的墮落下去，於是我辭了我那位朋友，給了他十元，便走回家去了。

——你今天才回來呀？你的密士李哭了！同住的王女士如此的說：

——到吳淞去了的呢

——快上樓去吧。

走到樓上，我只和她說了兩句話，便說道：

——有人來找我嗎？

——有的，他明天上午再來。

——好，這樣的生活我是過不去了，我是要去過血與火的生活了。你好，我送你進學校去住。我呢？後天就離開這裏，去當土匪了。

妻沒有講話，我便走出了這可憐的家庭。

在計劃中，是送妻住到學校裏去，自己一定是去和一切惡勢力鬥爭了。一個人如此，沒有生氣的在世上生活着下去，和豬狗一樣，過着一天算一天，太無意義了！既如此和活屍一般的生在人間，那不如葬身在血與光的波濤中，死在奴隸咆哮的呼聲裏，爲比較有價值的！是的，去死，去死，我要去死！至於妻，我只維持他暫時的生活，我的生存不是爲了

妻，是爲了這個時代裏的奴隸呀！所以我便和學校交涉要妻住在學校裏。學校却說沒有可居的地方了；我只好咬了咬牙齒，走到了一個朋友的家裏，和朋友作了一回交涉，給他三十五元，妻暫時住在他的家裏。此外，給了他十五元，說是給妻零用的，於是我踉踉跟跟的搭了電車，向北四川路去了。

買了幾件襯衣，領帶，却又遇見我那位可憐的朋友——他是正從電影場中出來呢。據他說：『百星的『黨人魂』是齣名劇，不可不看。於是，我們又到了百星。時間還早，璀璨的電燈異常可愛，我意識本能的作用，自然地使我向着有女人的地方看去。有女士謝某者，是我所認識的，她正和她的情人在談話呢。又從遠射的眼光迴射到我近旁的前座，不由使我怔了一怔，神經受了很大的刺激。這位女士似乎是我的熟人，但我已記不清楚了。我正在回憶的時候，她對我笑了一笑，點了點頭，說道：

——密氏特盧，你剛才來嗎？

——是……的。

我簡直莫明其妙起來，不知她是姓誰呢！我那朋友的眼睛也大起來了。

——密氏特盧，這裏有個空位置，來坐吧。

——好……。

我不能自禁的坐了她左近的一個位置上。

——你知道我嗎？她問：

——我——記不清楚了。

她又笑了一笑說道：

——你還記得那一天在公園中你被那外國巡捕的侮辱嗎？

——哦！記得了，記得了，我們在法國公園會過呢。

我忽然想起在公園的故事來了，不覺面暈紅了起來。可是我那天並沒有和她講話，

她爲什麼知道我姓盧呢？於是我說道：

——女士爲什麼知道我姓盧呢？

——從你和你那朋友的談話之中，我知道你姓盧了，我讀過你的小說呢！說着，她笑了一笑，又回頭看了我那朋友一眼，說：

——你那朋友姓什麼？

——姓趙，叫趙一萍，也是個文學家呢！

——是的，知道的，知道的。

——女士姓什麼呢？

——我嗎？我姓於，叫於敏時。

這時，電火漸漸的滅了去，鋼琴的聲音顫動起來，女士又說道：

——黨人魂這幕劇和你的小說一樣，能鼓動觀衆的熱魂的，只是這片子不是原考貝，剪去了好多，沒有什麼價值了。

——女士從前看過嗎？

——沒有，從外國報紙中劇評欄內得着這樣的消息。

廣告畫過去以後，便是新聞雜片。在馬上打棒球，馬能空中飛騰，飛機在天空……又增加了我很多的幻想，覺得資產階級真快樂極了！勞動者忙一天拿三四毛錢，是沒有資格到影戲場來光顧一天的了。

這劇開幕時，船夫拉着船沿着河岸前行，唱着慨憤的歌聲，（是幾個外國人唱的）

——起來，饑寒交迫的奴隸……

——這是最後的鬥爭，團結起來到明天……

我毛骨悚然，熱血沸騰起來。在資本市場的上海，在幾千小姐太太有暇階級之前，竟然聽到了這種歌聲！記得，這樣熱烈的高歌，還是去年今日在武漢幾十萬勞苦羣衆之前聽過的。現在呢？這是在影劇場中，若是在其他的地方，唱了這樣痛快的歌，便要槍斃的了！

——呀！這樣的溪上，照着了月色的微芒，雄壯的歌聲和濤聲相映，真是偉大的前夜的景象呀！

於女士如此的說着：

我默然，只感着前夜的景象是可愛，和偉大。

劇中，表演到一個工人受着軍官的鞭打，捨了這軍官未婚妻的手套，在羣衆之前說

着：

——俄羅斯在這舊的，香的手套裏管理其得太久了！

於女士不覺用力扭了一扭我的手。

這劇當然是一個血與火的傑作，可是因爲剪去了好多，正如於女士所說：『不是原考貝，』所以我們得的印象，祇是一陣的歌聲而已。還有一點，也是爲我所不同意，那就是一個工人，爲了愛一個貴族的女子，便賣了他的同志，賣了他同階級同在一國撐船的工人，而在裁判委員會之前，却說是：

——念你爲黨努力，宣告這女子無罪。

這位賣同志的領袖，却如他們願得了這貴族的女子，我會憤然的說過：

——這是一個靠不住的反革命的領袖。

我也曾以這個意思和於女士談判，於女士則說：

——革命是要的，愛情也是要的！

劇完以後，我原想到一個廣東酒館去醉飽一次，於女士却說道：

——盧先生和趙先生到我家裏去坐一回兒嗎？我家就在這裏不遠呢。

我原是一個活屍，頹廢倒在塚上，見了這位不幸的女子請我到她府上去，當然不見得會推却的。我和那朋友互射了一眼，便允許了。

在××路的一座洋房之中，於女士按了電鈴以後，便走出了一個女僕來，於女士便笑嘻嘻的請我們走了進去，一面和女僕說道：

——媽在家裏嗎？

——太太到姨母家打牌去了，少奶奶是在家裏的。

我走進了樓廊，心裏正在幻想，裏面忽有女子的聲音喚道：

——哦！你回來了呀！

——回來了。

——戲好看不好看？

——不見得。

一個十六七歲的婦人，塗了一面白粉，畫眉，紅脣，穿着一件紅花的夾旗袍，高跟的皮鞋，伶俐的眼睛，在我和趙的臉上。

——這兩位是？

——是呀！文學家，我來介紹吧，這是盧鳴道，這是趙員陵，你讀的那本『火與血』便是盧先生的小說。

——哦！原來是盧先生呀！請進來坐。

——不客氣。

我真有點慚愧，賣文的時候受人家那樣的侮辱，而一班讀我小說的人，却在那裏對

我那樣的尊敬。也許我的東西也只有這樣不識時務的小姐才來欣賞吧？

——盧先生和品鳳先生常會面嗎？品鳳先生的作品真不錯，他的「友琪夫人」真好。

那位少婦如此的說：

——品鳳先生我是見過的，可是沒有談過話。

——郁達夫的東西很好呀！他真是中國的大作家呢。

——是的，他的作品很不錯。

我們真在談話的時候，於女士拿上水菓來，一面說道：

——我們這樣優裕的生活，在你們這些時代的戰鬥者看來，是反對的吧？不過，這只一次，初次與文學家的見面禮。

——那裏的話，我既不是時代的力者，又不是文學家。（我說）

——我們是一對時代裏的病蟲！（趙說）

——不過研究文學的人，都是很浪漫的，這我是知道的。（於女士說）

——我們豈獨自浪漫呢？簡直不是人的生活！（我說）

——趙先生也做小說嗎？（婦人問）

——做的，做的，很有名的啦。（我說）

——不行，我簡直不會做小說。（趙說）

——他是寫詩，是一位詩人。（我說）

——別要客氣，你們兩位都文壇上的名人。（於女士說）

——真是慚愧。（我說）

——盧先生現在住在什麼地方？是書局裏嗎？我們過天來看你好嗎？趙先生是和盧

先生同住的嗎？（於女士說）

——不是，他住的是洋樓，我住的是亭子間。（趙說）

——是書局的編輯部嗎？（婦人問）

——不是，我又不是什麼書局裏的編輯，不過是投稿過生活，從前住在霞飛路，現在想搬到北四川路來呢。（我說）

——好得很，就在我們這後面，有一所樓房，只四十元一個月，盧先生和趙先生住才好呢。（於女士說）

——有家具沒有？（趙說）

——家具是沒有的，可以買，或是租，我們家裏也可借一點。（婦人說）

——這很困難，我們實在沒有錢！（我說）

——盧先生別要客氣。（於女士說）

——真不客氣呢！昨天拿了八十元稿費來，今天已化去六十多元了。

我吃着一塊梨，我想這梨是於女士括皮的吧？也許是娘姨呢。

——盧先生，我想研究小說，像我們這樣的人，一天到晚也沒有什麼事做，我也想去革命，可是這不過是說說的吧。所以我決心來紙上談兵，研究小說，盧先生可以指教我嗎？

(於女士說)

——不要客氣，我自己對於文學的理論都弄不清楚。(我說)

——的確，在這時代，只是寫小說與詩是沒有基礎的，一定要將這時代的文學理論建立起來。這是一個摧毀舊的，建立新的，創立理論的時代……(趙說)

——趙先生的話很對。(於女士說)

——我還是覺得品鳳先生的文字秀麗，動人……(婦人說)

——自然啦，上海和你一樣的太太們，誰不喜歡看品鳳的作品呢！(於女士說)

——我和你看小說的觀念是不同的，小姐呀！(婦人說)

我和趙笑了一笑。

時間已是不早了，壁鐘敲了八下，我和趙辭退了出來，婦人和於女士都說道：

——兩位先生沒有事，請常來坐坐，租屋的話我們可以幫忙的。

我和趙正和『深宮奪美』片中的兩個兵士一樣，走着滑稽的步調，兩人對看笑了

一笑，我們是不知道出影戲場時電燈便照耀在街道上的了。

六

今天得了一點意外興奮的資料，便走到了一家菜館去飲酒！在一個小的房間之內坐下以後，便要了三四樣菜，和一瓶葡萄酒。趙對我看了一眼，我們兩個人不覺同時大笑了起來。趙說道，

——你的面孔今天很亮，幸福來了。

——不知道這一回的戀愛能不能成功？

——你對於你的老婆呢？

——老實對你說吧，她那狐狸精，愛上了一個醫生，現在她不過騙我幾滴腦汁換來的金錢，而她的愛情是屬於一個醫生的。

——你從前爲什麼不和我說？

——我不願意說。

——那末好了，你不理她了。

——不過我已給了五十元我的朋友，要她住在朋友的家裏，因爲她醫生也不過是一個騙子，這狐狸精甚且拿我的錢去送給那個狗醫生！

——哈哈！真可憐！

——女人是什麼東西？都是賣的！

——不見得，今天的是真愛情來了，我看你不理你那狐狸精，五十元拿了回來，住到北四川路去吧。

喝了一點酒，興致來了，高聲說道：

——好，住到北四川路去，住到北四川路去，擁護真愛情！

我的酒量不大行，喝了半瓶我已經醉了。這時，我忘去了奴隸，忘去了火與血，只看見

一個少女，和一位少婦。在碧綠色的燈光之下，在淺紅色的帳圍之旁，坐了一個紅衫的少婦，媚人的眼睛流蕩了我的靈魂。一個少女，曲線的小脣，顫動了我生命的流波，我漸漸的，漸漸的爲她所有。一縷縷的脂粉香氣直撲到我的鼻腔裏來……趙！叫了我兩聲，我才知道我是在醉夢裏了。

陽光從窗中射了進來，我睜開了兩眼，才知道我是睡在趙家裏的行軍床上。默想着昨天的事故，覺得我過於頹廢了，不覺酸淚流了下來。

我依然是徘徊於塚上嗎？我真使老婆受生活的壓迫嗎？我真不顧飢寒交迫的奴隸的一羣嗎？我的熱血那兒去了？我的靈魂那兒去了？這時代的叛徒呀！這時代的落泊者呀！我有沒有勇氣到火與血的人間去爭生存呢？搖動的小資產階級，這種苦悶，矛盾是最可憐的了！

起來吃了一杯牛奶，兩塊麵包，趙笑嘻嘻的說道：

——你爲什麼不快樂？有了幸福的愛人呢！到北四川路去吧。

我也沒有和他講話，便走了。

到家以後，便將老婆送到朋友家裏去，并且說道：

——十五元你不够零用，支票拿來以後，你再拿五元去吧。

因此，我便躊躇跟跟的走了出來。苦悶的心境，我想到了『自殺』。自殺的方法，我覺得的催眠藥最痛快不過。我走家幾家大藥房的前面，都恐怕他們關於這類危險性的藥品不易於出賣，不敢走了進去。後來我證明我是一個怯弱的人，什麼事也沒有勇氣去幹的，自殺也是一樣。因此，我終於走進一家藥房去。

——催眠藥（我故意做去自然的態度）

——一元二角。

出於我的意料之外，據然賣給我了。

——好。

我拿出二元來。

——這藥很好，沒有危險。

店員找了我的錢，却說當這樣的話來。我知道上當了，但我又不好說一聲不要。我只好頹然而返了。

搭了電車回到霞飛路時，我忽然想起了我有一位朋友，是個醫生，住在霞飛路的。於是我便走了進去。

我借了多方的原因，說這催眠藥是××要用，——××便是我愛人的愛人——他忘却了英文的名字，請你寫一個。這位朋友很慎重的查多少書，寫了 *Vous*……幾個字。我拿了這張有字的紙，痛快得很，放速了足度向藥房走去。可是走了一家，他說：

——要醫生的名片，還要簽一個字，才可以賣呢。

我並不在心，又跑了兩家，終於我在第三家賣了一百個『格蘭尋』的催眠藥。我每次都有這樣的一個觀念，便是在死以前要痛快的浪漫一下。所以，我並不立即吃了下去。狂瀉法，我和那可憐的朋友也說過，是『一同自殺』，所以我便去徵求我那朋友的意見。

朋友正不在家裏，我便將藥藏在他的床下。這時，我還有一個希望，便是要見一見於女士。走到北四川路，在於女士的門外徘徊了三遍，終於沒有勇氣進去，便到酒館去喝去了。我拖了我這已死的骸骨，出了菜館，便沒有目的往北去。走到奧迪安影劇院的前面，我不由自主的拿出了一元錢，買了張票走進去了。我也不能知道今天所演的是什麼片子，更不能記憶片中所映的是些什麼東西，彷彿在茫茫的微光之下，場中是坐了幾個美女與少婦的。

我隨着衆人走出劇院以後，已是燈火煌煌的時候。我搭了一路電車到了先施公司，在樓上樓下跑了幾圈，買了一瓶糖果，便東撞西走的走到法國公園去。寂寂的園中，只有幾個外國水兵。因為我對於買來的催眠藥也嘗試了一點的滋味，現在好像身不自主了。我便倒在池旁沉沉的睡了下去。但我還能記憶着一切的事件，便勉強支持了起來，坐了人力車到了朋友那邊。我一見了朋友，便說道：

——你自殺嗎？

——我不自殺。

——好，你不自殺我是要自殺了。

——好，我贊成。

——藥我買來了。

——吃了沒有？

——還沒有呢，現在要吃了。

我倒在行軍牀上，我並不傷心，却不知爲什麼流下了淚來，而且嗚咽着。朋友不說笑話了，惶惶的說：

——盧，你吃了什麼東西？你爲什麼要自殺？過一天算一天，你有希望呢！你是一個文學家，你還有愛人，人生在世界上還要求什麼？

——別要開心了吧。

——你吃的什麼東西？我送你到醫院去。

用處呢？

——做夢吧，我又沒有吃，就是吃了是我自己願意的，我這樣的人生在世上有什麼

——過一天算一天，走到醫院去。

——我沒有吃，到醫院去做什麼？

——不論你吃了沒有，你和我到醫院去。

——這不是鬧玩意兒嗎？

——玩意兒我們也要大鬧一場。

——太滑稽了。

——去，去，去，——他拉了我走。

——我沒有吃，去做什麼？

——你不去我喚房東了。

——這何必呢？鬧了做什麼呢？

——我去叫房東來。(他走下樓去)

——來,我和你說,既然沒有吃,就是吃了我也不死在你這裏,我死到旅館裏去,叫房東做什麼。

——那我和我到醫院去。

——藥——我沒有吃。

——那末,在什麼地方呢?

——我沒有買到。

——無論如何,我們到醫院去。

真是沒有辦法,我只好和他到醫院去了。走到途中,我想脫逃,但恐怕事情鬧得更大。我想及醫生試驗了我是沒有吃的,那才好笑呢。然而我那朋友好像我就要死一樣,怎麼也不信任我的話。

因為已經是在夜間十時以後,醫院都閉了門,我們走了四家,結果我主張到人和醫

亮去試驗，進了門，一個女看護婦說：

——我們這裏只看女人不看男人的，

我那朋友笑了一笑，他以為我要死還到女人醫院來出風頭呢。後來由一位醫生，在我腿上打了幾下，便宣告『沒有吃的。』我那朋友在袋裏摸了一摸，說：

——請派一個人到我家裏去吧，錢袋還沒有帶來呢。

——不要錢，不要錢，這沒有什麼。

我覺得過於滑稽了，不禁笑了起來。這時我那朋友才有點討厭我，覺得我過鬧笑話了！但我決定明天再繼續我這個工作。

現在我感着異常的疲倦，便睡了下去。大概嘗試滋味的一點藥已起了化學作用，我感着要眠。同時我又感着要吐。沉沉的睡去約有一刻鐘，終於因為苦痛而起來了。我推開了窗子，說：

——空氣不好。

一陣冷風吹了進來，我吃進去的東西都吐了在地上。酸味直撲進我那朋友的鼻腔裏去，他幾乎也吐出來了。這時，我感着這樣的自殺也很苦痛，終於將一盒催眠藥拿了出來，我對於自殺又動搖了。

這樣，我倒下去便睡到了第二天的天亮。

七

由我和朋友討論的結果，是無論在上海，或是去當土匪，或是去做強盜，要先決的問題是做一篇文章。第二是放棄動搖的老婆。第三是和於女士做一個進攻式的情人。計劃決定以後，於是我便開始寫着我這供狀的雜記。

下午，我決定拿出勇氣來到於女士家裏去。

電鈴震動以後，於女士走了出來說道：

——你來得好，家裏的人都出去了，只我一個人在家裏，寂寞得很。

——我昨天就想來，可是有點沒有勇氣。

——這有什麼？我們的母親也要你來呢，因為我家自北京搬來以後，上海只有一個姨母，此外便沒有親戚，哥哥去年又在北京病死了，家裏寂寞得很，母親很希望你來呀！

——原來我還不知道女士家庭的狀況呢。

——哦！是一個不幸的可憐的家庭呀。

我在椅上坐下，於女士便倒了一杯茶來，在我左邊的一張沙發上坐下。

——盧先生找到房子了嗎？假使願意的話，我母親很希望你住到我家裏來，教我學了做小說，好嗎？

——房子是沒有找，不過住到女士家裏來太不好意思了。

——不要緊的，我家裏樓下和後樓都是空的，假使那位趙先生搬來也是可以的。

——不好意思……。

——這有什麼？一個剛梁的青年應當爽快一點。

——過天再說吧。

——我家裏並沒有什麼不便利，又沒有什麼人來，只有姨母一個人是常來的。姨母已五十多歲了，她的兒子都在銀行裏，媳婦是不到我家裏來的。

——不，我常來也是一樣。

我喝了口茶，我們兩人沉默了一會兒，在不期然間，我們的視線相觸，於女士笑了一笑，面孔紅了起來，頭低了下去。

於女士又說道：

——盧先生的英文好嗎？

——不行得很！

——日文呢？

——我沒有那一個外國文是行的。於女士的外國文好嗎？

文。

——不行，只有法文是懂的，因為我的哥哥曾去過法國，他有個朋友曾教過我的法

——那我請於女士教我的法文。

——好，不要說教，說研究，你也教我的小說。

——好的。

——那末，你搬來住了。

這時，電鈴震動起來，於女士忙跑了出去，外面便有女人說話的聲音：

——今天又輸了二十多塊。

——我也是輸的。

——媽！盧先生來了。

——來了嗎？我來見見是個什麼樣的人。

我立了起來，一個四五十歲的婦人和那位少婦回來了。

——盧先生什麼時候來的？（婦人）

——剛……才來。（我）

——這是盧先生嗎？（老婦人）

——是的，盧先生，這是我的母親。（女士）

——哦！這是老太太。（我）

——別要客氣，什麼太太？叫聲伯母吧。哈哈！（老婦人）

我面孔紅了。老婦人坐下以後，又說道：

——聽說盧先生是個小說家，有道理的人，古書上的聖賢君子，紅樓夢啦，水滸啦

……我都聽她們說給我聽過，真有道理呢。盧先生不客氣的話，可以教小女的書啦。

——不敢當，伯——母。（我）

——不要客氣，聽說你要找房子，是嗎？不要找的，住到我家裏來，我家裏是很寂寞

的，我也很喜歡和你們少年人談談呢。（老婦人）

——我也說過，盧先生他客氣。（少女）

——客氣做什麼？不必的，不必的。盧先生一個人住在什麼地方也不好。盧先生的小
說我也聽他們說過。住在我家裏和家裏一樣，我都看你是家裏的人啦。（老婦人）

——那趙先生也搬來。（少婦）

——不好意思。（我）

——啞？不要緊的，不要緊的，你們兩個人住來算不了什麼。我家裏的房子也是空着
的……張媽，張媽……（老婦人）

——喔……呀！

——一個女僕走了出來。

——你把後樓收拾收拾，好給盧先生明天搬來住。（老婦人）

——……伯……母太客氣了。（我）

——盧先生太客氣了。（少婦）

——哈哈！真是（老婦人）

女僕睜大了兩眼，對我看了——一看便走出去了。

——橫豎小女要請一個教師，到學校去，我又不願意，這樣究竟在家裏，你教她功課的話，我們也是要給盧先生的束修的。（老婦人）

——那裏，還要什麼束修（我）

——盧先生，你來看看，這房間好不好？（少女在樓梯上）

——好，到樓上看看去。（少婦）

我不自主的立了起來，隨着少婦老婦人走上樓去。後梯雖然不寬大，但佈置得很好，我自然是很滿意的了。

在樓上又坐了一會兒，前樓大概是老婦人和少女住的，左邊的前樓大概是少婦住的吧？左邊的後樓便是我的寢室，右邊的後樓便是我們的書房了。這樣一個布爾喬亞的家庭，而我便成了這家庭的投降者，女人的俘虜？

——我想辭退了出來，老婦人却說道：

——十一點半了，在這裏吃了飯去。

——不，我還有事。（我）

——不要客氣喂！（少女）

——不客氣，真有事。（我）

——盧先生什麼時候搬來呢？（少婦）

——我——明天。（我）

——明天一定來呀！（老婦人）

——一定來，一定來。（我）

我走出了於宅，仍然忘不了這可愛女性的一羣。老婦人的笑，少婦的眼睛，少女的嘴……還有，還有一個布爾喬亞的家庭！甚且我還有一點卑鄙的心理，已預定着我是老婦人的女婿，承繼財產的兒子了！唉！我真卑鄙！

搬了布爾喬亞的家庭中去，與太太，少奶奶，小姐一同生活，終日的露着不知煩惱的笑，更不知道什麼是血，什麼是火了！這，當然是我這樣動搖的小資產階級之所願意的。不過有一宗問題，那便是可憐的行裝也！絲棉被我只有一條，毛氈二張，破箱子一只，此外便是我這一個瘦長的人了！由朋友商量的結果，他是不搬去住的，因為有點似乎不大好的，而且，我的基礎穩定以後，他未嘗不可升堂入室也。並且由他抽一條棉被給我，一隻五十多元的書箱也給我，以表示我是一個博學多書的青年。我買書也買了不少，可是因為我幾次不幸命運的顛倒，現在是一本書也沒有。

計劃預定以後，我朋友說我今後生活有了歸宿，實際的對於文學下一番研究的工夫，將文學的理論建立起來，多寫幾本有力的時代作品，要切實的研究一國的外國文字。

因此，我們一同的上了酒樓

在酒樓上，我也將我這些新的希望，計劃，和他商確了一下，我是抱着了希望走到理想的王國去了。

第二天的上午，十點鐘敲過以後，我便拖了我的兩只破箱子，乘着一輛人力車，到北四川路去了。

在於宅的門外，老婦人，婦人，少女都已立在那裏，笑嬉嬉地將我迎接了屋內去。車夫將東西搬到樓上以後，老婦人問道：

——趙先生呢？趙先生怎麼不來？

——他不來，老——伯——伯母。

——你們幫盧先生收拾收拾，給盧先生休息一回兒。（老婦人）

——不要，也沒有什麼！（我）

道：

我在前樓坐下，老婦人又和我話短說長，問了我家庭的狀況，以及有妻子沒有！我說

——沒有的。

我這欺人的東西，其實我已經有了兩個妻子了！現在，我是要想第三個妻子了！

我正在面孔就紅，想及於女士對我殷勤的態度……於女士忽然笑着走了進來，說：

——盧先生，你瘦多了！這是你從前的照片嗎？

——是的，現在我瘦了。（我說）

——媽，你看，這真好呢。（少女）

——真好，哈哈！

老婦人看看我的像片又看看我的面孔，我也只好笑了。

我恐怕箱子中還有一些東西，尤其是妻子的信札，給她們翻了出來。因此，我便走到後樓去了。少婦也拿着一張照片，在笑着。見了我，便問道：

——盧先生，這女的是誰呀？

我簡直給她嚇了，拿來一看時，原來我在廣東時與幾個女友照的，因說道：

——她們是我的學生，也是學文學的。

——盧先生的女弟子真多呢。

於女士走來，看了這張照片，也泯滅了她的笑容，雖然給我說了一些『女弟子』的話，似乎總不能不使她就生疑慮。

還好，妻的一封短信，已經給我搜到，假使落在她們的手裏，可真是不成話了。

午飯的時候，我們是同一桌的。少婦說了些這種菜是什麼滋味，那種菜是怎樣的好……老婦人說了一些喝酒的故事，少女看了醉紅的半面孔，含着笑顏代我斟酒。酒是我近來所喜歡的食品，只因我恐怕醉了以後會發生不順利的把戲，所以只喝了半醉。

當我還在喝着末了的一杯的時候，電鈴響了，女僕開了門，便走進一個西裝異常華麗容貌異常秀麗的青年來。我正在疑慮這位奇異的來客，全桌的人都將筷子擺了下去，

立了起來，少婦很快的說道：

——咳！胡先生來了！

老婦人也立了起來，笑嘻嘻的說道：

——什麼時候到上海的，哦呀！我們望了你幾天了。

——今天才從南京來。

來客走了進來，含笑的說着。

——你……爲什麼不先寫一封信來？

少女跳躍着，走上去拉了那所謂胡先生的手，兩個人熱情的在說着。

這是一個什麼人呢？席顯然的這位青年的少女是屬於他的，她從未和我如此熱

烈的表示過。我正在懷疑的心頭跳躍，我的牙齒發抖，我的兩手有點顫動，我的眼睛射出

了血的光芒，胡先生的兩個眼睛也看待我是一個罪人一樣，說道：

——這是……

少女急忙的說道！

——這是盧先生，這是胡先生，我的未婚夫。

未婚夫？我從前爲什麼沒有聽說過？你不是說家裏寂寞得很的嗎？我一聲不響，好像是一個木頭人兒一樣。

老婦人又說道：

——盧先生也是今天才來，他是敏時的文學教師。

那位少年仍不改換他責難的眼光，說：

——請問盧先生的大名是……

少女也看出了我們兩人中情緒的變化狀態，說道：

——盧一萍，你從前不是和我談過他嗎？

——哦！是盧一萍先生。久仰，久仰。

少年笑了一笑，走上前來握了握我的手。我也笑了一笑。但是我還是有一種不可描

寫的心理狀態，想他和我也是一樣吧？

——吃過飯沒有（少女問）

——沒有（胡）

——張媽，叫幾樣菜來給胡先生吃飯。

少女和胡先生走到樓上去，我如喪家之犬一樣，逃到我的後樓去了。

如囚徒一樣，如死人一樣，衣廚鏡之中我自己看見了我可怕的面孔；在床上倒下。女人，女人，我一生遇是爲了女人！女人是個什麼東西？是商品，是玩具，是資本社會中的裝飾！

我的手緊緊的握着了棉被，我簡直要去殺人……

少婦送了一杯茶來，對我笑了一笑，和我說道：

——你女弟子的情人。

這少婦簡直是有意的在使我傷心，侮辱我。我喝了一杯茶以後，似乎清醒了一些，又覺得，我過於神經過敏了！一個女人請我做家庭教師，由文學的關係上認識了我，但並不

是愛我！她既沒有表示愛我，她更沒有說愛我，她只說要我教她的文學！至於她對我的和平，溫柔，這完全是女性的本能，我過於誤解了！唉！我這東西！

我不覺自己對於自己加以莫大的自嘲與自責！

在桌上寫了兩頁雜記，她和她的少年情人同走了進來，談了一些文學上的立場，作品，以及高爾基，杜斯托也夫斯基……以及談了一些研究文學的問題，甚且這位先生搬出鄭振鐸的『文學大綱』對我加以考試。我真如囚徒一樣，老實說吧，我並沒有熟讀這部『文學大綱』呢！這位胡先生，顯然的在他情人之前，用另一種的方式，攻擊我，打倒我，批評我，使她的情人笑我，懷疑我！我是在受刑與受審了！

這位青年笑嬉嬉的和他的情人出門的時候，對我露出了諷刺的笑，少女也看了我眼，似乎對我離奇的態度在可憐呢！也許這又是我的神經過敏吧？

室內照着西斜的陽光，今天的天氣暖起來了。這囚室，我再也住不下去了！我借着說要去買一本 *Francillon* 的創作，便出去了。

下

在可怕的印跡之中走過火與血的故鄉

九

幾天沒有到妻那邊去，今天想及了我的妻了。昨天在岸上，似乎聽得什麼人說，妻近來有病，又似乎是說，妻近來和她的新情人到郊外度蜜月去了！不問是事實，或是流言，總之，我是要去一趟的。正走到大馬路時，遇到了××君，他笑嘻嘻的告訴了我一些關於妻的消息……有幾天沒有回來，這幾天和她的愛人在做什麼……雖然我不愛妻，但這些事却很能引起我的醋意。至我所以不愛妻原因，也是因為她有了情人，以至而有的一種

反感吧？

乘了一路電車，心緒搖動不定的走到妻的那邊去。走上了樓，妻的門是閉着的，似乎裏面有人在說笑。我氣憤的很，用力把門推開時，她正和情人擁抱着倒在床上，見了我，兩人都跳了起來。我的臉色發青，兩手握起了拳頭，心情緊張，……他們兩人也是一樣，面色發青的看住了我。我憤憤的說道：

——你……你這強姦人家婦人的流氓！

我的拳頭打在他的面孔上。

——你這豬糞！（他說）

於是我們兩個人在房打了起來。妻似乎哭了，極力的來排解。這時，房東走上來了，那流氓便走了出去。

我的腰打傷了，吐着氣倒在榻上。房東見我們一聲不響，也知道這裏面的秘密了，哈哈的笑着下樓去。

我看了妻一眼，打了她一拳頭，罵了一聲：

——你這出賣的商品！

妻啞的一聲倒在地上，我便走出去了。似乎樓下的房東們在望着我背影發笑的。

走到霞飛路，又去喝了幾瓶酒，搖搖擺擺的走到我的朋友家裏去。朋友見了我這頹然的形態，說道：

——在岳家喝了酒來嗎？

我一聲不響，啞的一聲哭了出來。朋友不知是一位什麼事件，惶惶的說道：

——什麼事了？什麼事了？又吃了藥嗎？

我還是不響，拿出了一枝剛筆，在紙上寫道：

——女人是什麼東西？女人是什麼東西？女人都是出賣的商品，騙人的玩具，資本主

義社會中的裝飾！

我那朋友說道：

——怎麼你的新情人又失敗了嗎？

我還是不響，往下寫道：

——你這騙人的淫婦呀！你不如馬路上的野雞，小世界的私娼，福裕里的長三，三馬路的么二，舞場上的明星，因為她們都掛了牌子的，公開的宣佈資本社會的罪惡，宣告被資本社會的榨取沒有生活的保障要來當妓娼的，出賣的！至於你呢？你是個什麼東西？你是個出賣的騙子，你戴着智識階級的面點，用着你的智慧來欺騙着你的情人！愛情是至寶貴的東西，你却是個出賣愛情的賤貨！你的哥哥希望你來上海讀書的，不是尋望你來出賣的！你侮辱了你的哥哥！你對我表示了愛情以後，我的生命便交給了你！我的靈魂便交給了你！我的一切都交給了你！我所以漸漸對你表示着冷淡，因為我已看定了你要倒戈；我已看定了你要做我的叛徒！你對於生活的奢望，你對於虛榮的幻想，我早已知道了！你是個出賣的淫婦！你沒真愛過我，你在我前面的笑都是假笑。是的，我知道你的苦悶，我知道一個出賣的女性她的心理一定是苦悶的？野雞，明星，她們的出賣又何嘗不苦悶，

笑又何嘗不是假笑？你和她們又何嘗不是一樣？——你當時所以和我同居，和我發生性的關係，在你當然是暫時的計劃，暫時要我來解決你的生活問題的！老實說：上海是一個金錢的上海。你三十五元在上海不夠購買你那美麗的旗袍，更談不上生活，更談不上進學校！

——聽朋的你，便以愛情換取金錢，愚笨的我，便用盡了腦汁，換了百數元的稿費，租了洋樓，來藏我的嬌妻，誰知你據然當我是一個情奴，傀儡，犧牲者！我不客氣的和你說：我的愛情是如火一樣的熱烈，如血一樣的鮮紅。我愛一個人，會將我的生命交給了她，我恨一個人，也會將她的生命消泯了她！我不是可以騙的，我不是可以給任何女人欺騙的！

我寫到這裏，我那朋友笑道：

——原來是爲了你的妻嗎？

我沒有理他，依然寫着：

——我在我的生命未泯之前我要消泯了我情敵的生命，我在我的生命在人間有

生存的一天，我不能不殺死了你！

——現在，我的大衣沒有製，我的住所也沒有了，我在各處漂流，我的錢都給你拿去了！你這淫婦！你樣賤貨！你一面死承受他人的愛情，你一手在榨取我腦汁換來的金錢，我要殺你！我要殺你！

——我不是好欺騙的！在我未殺你和我的情敵之前，我要得這些事實來宣佈我要將這些事情去告訴你的朋友！要告訴你的家屬，要在報上登廣告！

——不過，我對你還有一點勸告，上海有這樣多的美青年，富豪紳，你可愛的人也多得很多！你爲什麼愛上了一個醫生也？也許你是要他作你第二個過渡的情人吧？那我爲自己可憐，我更爲這位醫生可惜……

——打倒女人！打倒資本社會中裝飾品的女人！

我的那位朋友笑了起來。桌上還有半瓶白蘭地，我一口喝了下去，便倒在榻上了。

十

夜間，我醒了起來，我將於女士的近况告訴了我的朋友，和我的妻出賣的情形，他也代我氣憤。

沉悶，不快，心緒好像飄飄在天空一樣，我又一人走了出去，在霞飛路一家咖啡店裏喝着啤酒。

喝得腦筋暈沉，我的兩眼射着血光，而我對於妻的懷恨也更深刻。還有我的情敵，還有於女士，老婦人，少婦，以及於女士的情郎。他們的笑顏，談吐，都成了我憤恨的資料，我要殺了他們！我要摧毀這個世界！

走出了咖啡店，我東搖西曳的不知向那裏走去。走到一個舊貨擺的前面，我看見了一把短刀，我忽然對於這短刀發生了濃厚的愛情。

——多少錢？

——八角。

我便拿了這把短刀，擺死大衣袋裏。我想去殺我的情敵，但我已忘却了他的住址，於是立在牆角上，定了定神，我一意的去殺我的妻了。

我乘着一路電車，一直走到靜安寺路的盡頭，我才下了車。我東搖西曳的走到西摩路口，看見一個女子，正向北走去。我知道是我的妻了，她大概是在情人那邊回來的吧？我的熱血漲流，我的手握起了拳頭，我叫道：

——喂！立在那裏。

她似乎吃了一驚，回頭來看見了我，似乎很恐怖的。

——……做什麼？

我不回話，走上前去，咬了牙齒，在電燈光下，我看見她灰白的面色在那裏死顫。

——你……饒了我吧！你喝醉了呢！

我拿出了我那把短刀，兩眼突了出來。她恐怖着想逃走，我一把握着她的頭項，刀一直地倒在她的胸膛。她喔的一聲倒在地上。我又倒了兩刀，我在電光之下，看見地上是一塊紅色的血跡。

原來，在我，殺了一個人，似乎不算一回什麼事！只是我的意識，似乎告訴我犯了罪了，我的酒醉也似乎完全醒了，我一直地向善鐘路，徐家匯……奔馳而去。

在華龍道上，一個沒有什麼行人的地方，我坐了下來。天空中是很多的繁星，我想着我是殺死一個人了。

我的酒醉完全醒了！我知道我是幹了一件大事了！上海是不能住了！她的情人，她的朋友，明天便要捉拿我了！我怎麼辦呢？唉！我近來是做的些什麼？這是人的生活嗎？在現代的社會之中什麼？是我們的生路？我爲什麼要殺一個無用的女人？在這畸形的社會中什麼？是愛情？有什麼愛情？一切都是經濟制度的問題，我爲什麼要去殺一個女人？

我這忘八蛋，血與火的生活不去過却在上海找女人！我這時代的叛徒，落伍的東西！

在這時代一切的幸福都是幻想的進求我們生來便是時代的犧牲者不容許我們
逃亡避難遊移只有奮鬥和舊時代去爭鬥是我們的一條大路

在鬥爭中歌唱着我們生命的音波

在鬥爭的營壘之中我們看見血與火

新時代創立的責任我們擔負起來

決不要再在滄茫的墓塚之上徘徊

我想到了這裏我決計拋棄我一切的奢望了

我們是囚徒

我們是奴隸

我們受着現社會的桎梏

我們沒有自由

我們沒有幸福

我們受着資產階級的侮歎！

我們應當去雪恥

我們應當去死

我們拿起我們的武器

血在叫

火在燒

我們快跑快跑

統治階級已在動搖

我們應當歡笑，跳躍

打毀資產階級的皮包

什麼女人什麼金錢

什麼幸福什麼光榮，

我都不
前夜去了
今夜來了
大亮的明天快到
不要投降
不要幻想
一直地走上戰場
不要空叫，
不要自驕，
快擺下我們的禮帽！
穿起短衣，
拿起短刀

向羣衆中跑

.....

十一

女人我是不再要了，於女士的家裏我也不去了，我在於女士家裏的東西我也不再要了，我決計回到我的火與血的戰壘中去。在馬路上走了一夜，第二天明的時候，我走到朋友的家裏，裝出沒有什麼事的樣子來，朋友說：

——昨天那裏去的？

——岳家。

——以後少喝酒，今天你的面還沒有復原呢。

我沒有說什麼，便看申報，我翻開了第四張的本埠新聞看，上面有這樣一段的記載：

——西摩路上之暗殺案

——昨晚十一時左右，西摩路上發現一無名女屍，年約二十左右，剪髮，身穿黃色夾旗袍，高跟皮鞋，胸部被傷三刀。路人發現時，劊子手不知去向，而女屍身禮猶有少許熱度也。女屍身上搜出情書一通，情意纏綿，近於三角戀愛問題也。此外金錶一只，上有一萍二字……

——今將情書錄於後：

——秋哥：

——近來我苦痛了萬份，我不能離開了你，一離開了你我就好像失去了什麼一樣。秋哥！我愛你，我愛你！

——今天你和那流氓打的時候，我是怎樣的恐慌呀！我很恐怕你被打傷了！你打痛了沒有？

——你去以後，那流氓又打了我一下，以後他就走了。

——秋哥！事情已經鬧得這樣了，我們現在只有堅決的去做了。你的診治生涯近來還好嗎？我們只要維持生活就好了！以後我也不要那流氓來接濟了！

——明天你在家裏嗎？我希望你別要出去，我還有好多的話要說。

——這封信我是由政女士轉給你的，請你看護你的妹妹呀！

.....

我看了這裏，笑了一了，覺得我以後正裏繼續的去做殺人的工作！

我沒有告別於我的朋友，便走出去了。

十二

在一個夕陽西下午後，北火車站上立着很多的乘客，我從人叢中走進車廂裏，火車便向着日落方向馳去。

我在嘆着：

——打毀幻滅的夢影！

——打毀幻想的殘跡，

——救奴隸的一羣去！

——打倒資本主義的社會！

——打倒資本社會中的女人！

夜間，從微芒的燈光之中，我下了車，走向飢寒交迫的一羣奴隸之中去。在那裏我們準備着血與火，製造着打毀資本主義社會的大炮！

於是，在砲聲裏，將看見我新生的火光！我在這裏，自己祝自己：

——新生萬歲！

而自後的我，已不再在塚上徬徨，我塚上的供狀也就完了。

以後，有機會，再看我一篇叛徒的供狀吧！

(完)

一九二九年一月初版

墳的供狀

本書實價大洋三角六分

【所 版】
【有 權】

著 者 顧 仲 起

出 版 者 遠 東 圖 書 公 司

發 行 者 遠 東 圖 書 公 司

總發行所 遠東圖書公司

上海北四川路東寶興路二二六號

